

DANGDAI
BAOGAO
WENXUE
CONGSHU

毛岸英之死

王 颖

● 四川文艺出版社

王 颖

毛岸英之死

责任编辑：曹礼尧

插图：黄驾宇

版面设计：李明德

毛岸英之死

王 颖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印张 8 插页 9 字数 186 千
1985年11月第一版 1985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2,450 册

书号：10374·140

定价：2.29 元

目 录

海外赤子	1
毛岸英之死	18
如胶似漆	36
爱，和他们一同进入角色	
——记扮演毛、刘、周、朱、任的演员们	51
当流星从夜空划过	72
一片冰心领风骚	
——记著名指挥家陈燮阳	90
“我就是我”	
——舞蹈家陈翘正传	109
生命的乐章	
——记女作家柯岩	134
巍巍从战争中走过来	145
牺牲，不仅仅在战场上	160
“我就是想在奥运会上听听国歌”	188
普通一兵和他的妻子	194
“铁腕夫妻”和他们的事业	208
有心插柳柳成荫	231
后记	253

▷387/2

海 外 赤 子

一

梅山镇醒来了。晨雾中，虽然看不清它娇小玲珑的情影，却能听到它那活泼的喧闹。四野的乡亲们，挑担的、推车的、骑自行车的，都在晨雾中汇集到镇上来，摆开了菜摊、肉摊、鱼虾摊、桔子香蕉摊、香烟摊和炸油条油饼摊等等，忙乎着做早市生意了。相互打招呼的声音、讨价还价的声音、吆喝着让路的声音，外加清脆的车铃铛的响声，混合成一支热闹繁忙的晨曲，从雾气里散播开来，传向四野，使人感到这小镇活跃的生命。

有一位老人，从镇西头的地区医院大门口踱了出来。他一米八以上的个子，一头稀疏却又梳理得很好的灰发，椭圆脸上，架着一副银边眼镜。一身深灰色的西装，脚穿一双不用系带的黑皮鞋，不扎领带，脖子上围着一条黑绸围巾，几乎把那件有花点的的确凉衬衣领子遮没了。左胸前，别着一块精致的硬纸片，上写着“德美行观光团”字样。他脸上露出一丝不悦，显然是刚才看到了令人不愉快的东西。当他走到东头“国光中学”时，雾气消散了不少。太阳从东海面升起来，柔和的红光照耀在小镇子上，把淡淡的雾气染成了粉红颜色。

学校里，传来了一阵琅琅的书声。他沿着长长的台阶登上学校的最高处，站在这里，已经能俯瞰梅山镇鳞次栉比的房屋和狭窄拥挤的街巷了。可是，他没有兴致赏景，也不走进教室巡视学生们的早自修，而是绕到教职员工的宿舍楼背后，一边踱步，一边查看。几乎在每一个窗台上，或多或少都存积着残剩的茶叶，那茶汁沿着白墙流下来，到处留下了铁锈般的印痕。唉，几十年了，他出国时这一带的乡亲们就有这样一个坏习惯，喜欢把剩茶往窗外一倒了事，这积习至今未改，至今未改哪！

是的，这就是他的故乡，从倾倒剩茶这一特点来看，无疑是故乡的特征。他不喜欢这一点，希望再也寻不见它，可偏偏还保留着。乡亲们都有个喝工夫茶的习惯，不大的茶壶里，泻下小半壶茶叶，一泡开，就是满满的一壶。品茶呢，惯于用斟酒的小杯子，喝上几酺酹茶，就把茶叶倒掉了。喝茶是考究的，倒茶的习惯却难以令他容忍。为什么不改掉呢？什么时候能卫生、文明起来呢？他爱故乡，爱她的变化，那变化里听得出有前进的脚步声；可他又痛恨一潭死水般的积习，它不仅没有波澜，没有流动，还要时时散发出腐殖质的气息，令人生厌。

“桐叔，您在这里，让我们好找！”

一前一后，跑近来两个人。前面一位是梅山镇侨联的李主任，后面一位是镇上的公社党委书记兼社长蔡文质。

蔡书记带着嗔怪的口吻说道：“桐叔，您要出来看看，也该预先通知我们一声，好作个准备。”

“唉，我要是先告诉你们，再让陪着走，什么也看不见了。现在我算清楚了，医院病房的过道上，到处是煮饭烧菜的煤球炉子，熏得墙壁一片乌黑；这么好条件的学校，也到处是茶渍、垃圾。搞卫生总不要花很多钱吧？只要你们领导肯抓，积习也是改

得过来的嘛。”

“对。您老先回去吧！这些，我们开会时统筹研究一下。”

老人不吭声，察看时聚拢的不满，长时间凝固在脸上，就象是天空凝滞的乌云。不过，他还是听从了蔡书记的劝告，同他们走出了学校大门。

雾气散尽了，本来被白雾包裹着的一切，都毫无遮拦地暴露了出来。闹腾却又杂乱的街道，都尽收在老人犀利的目光下，接受着他的评点。

“这一条街，是梅山镇的面孔。现在象个什么样子？做煤饼的到处摊晒，挑粪桶的和行人争道，就不能想办法整一整？当然，我不是看不到你们的变化，照你们的说法，就是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经济政策放宽了，农民的日子好过了，这的确是事实。就凭街上有那么多肉摊子，就说明了这一点。前些天，我还特意把老伴拉到街上来，让她瞧一瞧，农民们有肉吃了，她也开心。但是，小贩到处摆摊，我真弄不懂你们为什么不收税？热闹的地皮多收钱，冷僻的地皮少收点钱，但总要收。收来的钱再用在街道上，搭个棚子，铺个石板什么的，以街养街嘛！”

这些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现象，在老人的评点下，变得一无是处了。跟在老人身后的蔡书记很不是个滋味，但他从心底里佩服老人的卓识，若是真地照老人的主意办，一切都是可以改观的。但是，百废待兴，一下子怎么能抓得过来？再加上——唉！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路上积着厚厚的黄土，管你是布鞋还是皮鞋，只要从街上一走，就染成了一片黄色。老人跺了跺脚，原想把黄尘跺落，谁知却腾起一片黄雾。这还是他的故乡，小时候赤脚赶街，就体会过这种滋味，晴天沾一脚土，雨天踩双腿泥。如今，还是一丝儿未变

呀！他停住了步子，指着这条土街说：“尽快铺一条石板路吧！十万块钱够不够？我出十万。中学还是先前那时的房屋，没有什么新建设，盖一座科学楼吧！让学生有个实验和科研的地方，我想六十万可以盖起来了，名字也想好了，就叫‘泰华楼’吧！它代表泰国华侨的一点心意。”

蔡书记大为感动：“那我代表镇上三千多人民群众，感谢桐叔。”

“我不需要感谢。我在国外挣钱，也是一分钱一分钱地计较的。现在所以拿出来，是因为这里是我的故土，我的祖国。我已经快七十的人了，活不了几年了，临死之前要给乡亲父老做点好事，表表自己的心，并不想回来讨个牌坊。”

“我们知道您老人家的的心情。”

“我就是把在国外挣得的钱全部捐出来，只要对家乡有好处，也绝不心疼。但你们也要学会管理。就拿这个铝制品厂来说吧，”老人指了指镇上这家最大的工厂，“投资一百万，现在每年只赚五万块钱。要是我管理，早关厂了。我把一百万块钱存银行，利息也有这么多。你们以为盈利，我看是亏本！”

蔡书记和李主任不再作什么解释，他们任老人指点街巷、评说工厂农村情形，这样一直到了老人家的院门。

院墙里面的一切，对于这座杂乱又邋遢的小镇来说，真象是另一个世界里的景物。一座精致的红砖两层小楼，座落在院子当中。虽然这座“新丰楼”是一九五七年所建，但至今还保持着簇新漂亮的形象。

这老人是谁呢？他对这一带为什么了解得这样细致又关怀得这样入微？

在一张大字报上，写着他的姓名。

二

一九七〇年的一天，他也是身居于这座小楼之中。院内虽然还是这般雅致清静，可院外却掀腾着狂热的浪涛。那时，国内正在搞着翻天覆地的“革命”，整个祖国都在狂涛中摇摆，纵然此处是世外桃源，又岂能独善其身？

小镇上的“红卫兵”队伍包围了这座小楼。半导体扩音器和口号声震得玻璃窗子直颤动，几杆红旗高过院墙在那里拂来飘去，他的确有些儿怕。在国外，他只听到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丝丝片片的传闻，不足为信。如今，他真地领略到了它的“威严”。

直到院外重新归于沉寂之后，他才敢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出来探个究竟。游行示威的队伍虽然散尽了，但余威尚存。院墙上，贴出来好几张大字报，浆糊未干，墨迹犹浓，赫然入目的大字是——“大资产阶级李引桐滚出大陆去！”“最后通牒：勒令李引桐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梅山，否则，革命群众将采取断然的革命行动！”这，就是他的姓名了：李——引——桐。不过，“李”字是歪着写的，“引”字颠倒，“桐”字趴下，全都打上了红叉叉，是表示要判他的死刑。姓名前冠以“大资产阶级”的谥号。也一点儿不错，他比起解放前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如天津的王光英，上海的荣毅仁，还要大许许多多。他领导着泰国境内的“德美行树胶有限公司”，这是“南意树胶有限公司”的一个分支。“南意”是华侨、南洋树胶工业巨子陈嘉庚先生的经营机构。陈老先生逝世以后，这企业由他的女婿李光前承继。李光前三分天下，李引桐是其中之一。李光前去世后，这“德美行”已

全部归属李引桐所有。李引桐领导着泰国境内十几家分公司，一年的营业额就有七亿美元。如今，这“魏”、“蜀”、“吴”的任一股份的财产，比起陈老先生事业的鼎盛时期，也超出了六、七倍之多。在全世界滚动着的每四个车轮胎中，就有一个是“南意树胶有限公司”出产的橡胶所制造的。这“大”字，他当之无愧哟。

不过，他是个爱祖国、爱家乡的企业家。这种爱，发端于陈嘉庚先生，继承于李光前先生，而在他身上发扬光大着。就说闹“红卫兵”运动最烈的这所“国光中学”吧，名字虽可以改成“新华中学”，但抹煞不了光前老人的功绩。就是他曾给家乡捐款一千万元，创办了“国专小学”和“国光中学”，建造了“国专礼堂”等等公益设施。“国专”是光前先生父亲的名字，而“国光”则是他父子各取一字组合而成。这一切决不会因更改名字而消逝。他，李引桐，不敢忘嘉庚和光前先生的教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不久，国家处于帝国主义经济封锁之时，他就冒着危险，偷偷地向祖国运进来一批橡胶树苗。从那时候起，中国的南方才有了橡胶园。为此，一九五六年，他曾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总理对他的爱国行为曾有过高度的嘉许。这是历史，也是事实。你们“红卫兵”不知道，但总理知道，周总理能为他作证。

他望着被打了红叉叉的姓名，眼睛模糊了。爱国有罪，何罪之有？小时候，他也是个一文莫名的穷光蛋。小包裹里包几件破衣烂衫，远渡重洋出国去寻生路。就因为李光前先生和他同乡，认了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收留了他，培养了他，让他回国读书深造，又出国创业。因为他勤勤恳恳，不偷懒不要滑，深受光前器重，被提拔起来，成为一方的董事长。现在他有钱了，最

先想到的却是祖国。他原想用自己赚得的钱来报效“母亲”，给“母亲”的颈脖上添一串“项链”，或是给贫瘠的故乡添一件“新衣”，可这一份孝心却被当作歹意而横遭拒绝。岂止拒绝，连容身之地也不给，这是为什么？为什么？祖国大地啊，你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不理解，然而不敢违拗，只得照办。第二天，他拎起收拾好了的皮箱，走出了自己的小院。他带着困惑而又依恋的目光看了看熟稔的小楼，眼角里又涌出了泪水。想起十四岁那年，他背起小包裹，在堂前朝父亲、母亲连叩了三个响头，然后被一位乡邻带出了草屋，准备到泉州去登船出海。父母亲送他好远，母亲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得好伤心，他却没有掉泪。他觉得自己应该做一条硬汉子。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今天反倒哭了……

这一别就是八年。

八年里，他听广播、看电视，翻阅华侨办的中文报纸，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祖国的形势。“四人帮”被打倒了，祖国开始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象他这样的华人，祖国也伸开了热情的臂膀。古老的中华，显出了腾飞之势。是时候了，该回去看一看了。他记得有个西晋文学家叫张翰的，到洛阳做官，看见萧瑟秋风吹来，忽然思念起苏州家乡的菰菜、莼羹和鲈脍。在外干般好，不如故乡亲，便毅然辞官，跑回了吴中。他仿佛就是那个张翰，思乡之情在年复一年地加浓，不是为了莼羹和鲈脍，而是——是什么呢？这种味道，他感觉得到，却一时说不出。是故乡有他呱呱坠地的茅屋？是故乡有他父母和祖宗的坟茔？是故乡有他童年时的记忆？或是故乡有他熟悉的乡音？……都是，又好像不仅仅是这些。他的依恋，好象比这一些还要广大得多，又具体得多。

他知道当初轰走他的只是少数幼稚的青年，而不是祖国本身。祖国也在受难呀，他有什么理由把怨恨记在祖国的账上呢？他把公司的业务交待一下，准备动身。他的一位部属劝他说：“董事长，还是等些时候再去吧！贴你大字报的滋味，难道忘了？”

他淡然一笑：“都已成为过去了嘛！现在中央的领导人常讲一句话：要向前看嘛！”

他终于又回来了。回答他的不再是冷漠和“炮轰”，而是热烈的欢迎。公社书记到车站迎接，并设宴为他洗尘；县委书记亲自到他小楼中来拜访。他见了这些领导的面，第一句话就说：“我李引桐是爱国主义的死硬派，有人骂我，轰我，我也要回来！”

回来了，怀着一种试探之心，他处处先看先问，小心翼翼，不敢太多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然而，他发觉故乡真的变了。人民群众和党政领导干部都心情舒畅，有言必发。和他闲谈，也能说心里话了。他也就不再拘束，自觉地溶入了这个集体中，把自己当作人民群众中的一员，有什么看法和意见，敢于直言不讳地倾吐了。

一九七九年，一九八〇年，一九八一年，他每年必来，有时还一年归国两次。一九八〇年，他带了一个十八人组成的“德美行归国观光团”，不仅来到家乡，还到了北京、广州等地参观访问。一九八一年，他又带了一个二十四人的观光团，回祖国参观访问。他觉得只要一踏上祖国的土地，他那颗悬着的空虚的心便落到了实处。

对于家乡人民的捐赠，也逐年大胆和增加。公社有十七个大队，还有社直机关，他一下子赠送了四十多台彩色电视机，解决了农村文化生活贫乏的困难。梅山镇上的地区医院是肿瘤医院，

然而缺乏现代化的医疗设备，确诊癌瘤有困难，他就捐赠了X光机等现代化设备计价四十万元。对于他毕业的母校——培元中学，他也赠送了二十五万元港币。这几年中，他捐赠在梅山地区的钱款有二百万元，物资折价一百万元，捐赠给省和地区、县的款项有一百万元，计合四百万元。

他气度恢宏，为善最乐。大队干部来找他，“桐叔，您知道，我们这里地少人多，剩余的劳动力没法安排。我们想办个机械化的砖瓦厂，这样可以解决二百个青壮劳力。”

他直截了当地问：“建这样一个工厂，需要多少资金？”

大队干部估摸了一下：“恐怕得二、三十万吧！”

“好，我投资四十万。”

县委书记来找他商量，想在南安县发展植茶事业，让人民群众能品到自己家乡的茶。

他又是快言快语：“我出款二十一万，供你们试验种植。但是，你们对下讲，说这笔钱要还的。这样，他们就节省了。不过，你们心里清楚，我是不要你们还的。”

他为了什么呢？为了在家乡留取一个好名声吗？

一天，蔡文质书记来到他的家里，对他说道：“桐叔，有人建议，想给你刻块碑，把你给‘国专礼堂’改建所赠的钱数和您的名字，刻在碑上，筑在礼堂的石基里，也好让后人知道——”

“不必！不必！”李引桐连声拒绝，“你们这些年，搞树碑立传、个人迷信，吃的苦还不够吗？告诉你吧，光前在临死时，把我和其他人叫到他床边，对我们说道：‘我想过，我生前搞了一些树碑立传的事情，效果不好，影响也坏，我好懊悔，以后你们再也不要搞了。’我现在还记得他的话。我一不相信鬼神和因果报应；二不愿搞树碑立传！要说我想图点什么，我就图的这

个：图报母恩。我的母亲就是祖国。这个比方，一九五六年周总理接见我的时候就说过：‘我们华人，象嫁出去的女儿。那边是婆婆，这边是亲娘，虽然很少回娘家，但对亲娘的感情，总比对婆婆深得多’。今后，我要把我赚的钱，三分之一投资给泰国政府；三分之一扩大再生产；还有三分之一拿到祖国来投资。对这块生我养我之土，我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三

一天，梅山大队的一个干部到他的便厅里来拜访他。

“桐叔，有件事——想同您商量一下。”

李引桐比如今大队的中年人和干部们都长一辈，加之这些人又都姓李，所以他们一口一个“桐叔”叫得亲热。

“有什么事？说吧！”

“这也是大家伙的意见，推我来，向桐叔反映一下。”

“唔。”李引桐有些猜测到了对方的来意，他在静听下文。

“我们是侨区，另外您又在我们这个大队……”

“直说吧！如果真有什么需要的，凡是我能办到——”

“有桐叔这句话，我也壮胆了。桐叔，我们想盖个象样一点的大队部，这恐怕得花几万块钱。您也知道，这些年队里一直穷，没翻过身来。”

“你们有多少人办公？”

“大约有五、六个人。”

“多的时候呢？”

“也差不离这么多。”

“少的时候呢？”

“也许要少个把。”

“那还盖什么楼？”李引桐脸一沉，“你们不是地多，而是地少。平均一人才几分地，多盖一幢楼，就少了几分耕地，你们不心痛？”

“也占用不了多少地。”

“一个大队部办公，还用得着专门盖个楼？有一间房子就够了。”李引桐顿了顿，接下去说道：“咱们大队后头不是有个破庙吗？修一修，当大队部蛮好。我看，不必盖什么楼了，给你们两千块钱，去修那个庙。”

就是这两千块钱，他也不想给。这算是什么事呢？一个大队的干部，有什么事，到田里去和社员一商量不就得了，还用盖楼？这两年，他也看出来了，有些干部不把正经心思用在生产上，却在那里讲排场、摆阔气。这使他感到痛心。

又有一天，他乘着一辆深蓝色的小轿车，从泉州返回梅山，看到一支奇形怪状的队伍挡住了去路。这支队伍的许多人，都穿着一身白衣裳，一眼就能看出，是支送葬的队伍。头前的一个人，双手捧着一块磁板，磁板上是死者的彩塑画像。画像后面，有四个人抬着两条大木杠子。木杠子上，搭满了五颜六色绸缎被面。被面的边缘上，别着白布条，上写着“×××千古”字样。木杠后面，是一支西洋铜管乐队，吹圆号的，敲小鼓的，叮叮咣咣、铿铿锵锵，好不热闹。再后面，更有意思了，是八对男女，上穿花衬衣，下着喇叭裤。尖头皮鞋和高跟皮鞋交错蹀跹，屁股子乱扭，原来是在跳摇摆舞。舞蹈队后面，是彩纸扎就的花轿，里面摆着一个精致的骨灰盒。再往后，才是死者的孝子贤孙和有关亲属们。呜呜咽咽，抽抽泣泣。前面喜悦，后面悲悼，不知是死者需要快乐，活人需要悲痛，或是正相反。反正有喜有悲，死

人与活人各取所需吧！队伍到此还没有结束。再接下去，是一支民族乐队，吹唢呐、打锣鼓的，和前面的西洋乐队争胜斗响。民乐队后，是一大溜声势浩大的人群，里面既有生前友好、部下后辈，也有纯粹为了追逐热闹的少年儿童。据说，即便是毫不相识的路人，只要装出一副悲苦相，跟在队伍后面走一遭，到死者家中，也决不会少过一餐饭。最后，压阵的，是一支和两旁的大叶桉树、木麻黄树试比高的高跷队伍。

整个队伍哩哩啦啦足有半里路长。

李引桐好奇地向队伍里的人打问：

“死者是什么人？”

“这是我们中学的党支部书记。”

他差点叫了起来，“他花的是国家的钱还是自己的钱？”

回答他的是小车司机：“也有国家的钱，也有别人送的礼，反正用下来，他家不但不吃亏，还有得赚。”

李引桐气得脸色发紫，连连跺脚：“今天真不巧，没有带照相机，否则，非把这个镜头照下来不可！喂，你们谁带照相机了？”

随行人员都摇了摇头。

“咳！”他沮丧地钻进了小车，“砰”地把车门关上：“这种人还是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还搞这一套，死了还要糟蹋国家的钱，怎么得了！我，我非要告到中央去不可！”

他急得等不下去了，队伍还没有过完，就催促司机：“不等了，不等了，快开回家去！”

他回到家里，不到一盏茶的功夫，侨联的李主任进来向他报告道：“桐叔，地委书记和县委黄书记来看您了。”

“好啊，正要找他们去呢，快请他们进来！”

两位书记被引进会客室，李引桐大步走进来，生气地问：“你们知不知道？”他的手指在发颤，“一个共产党员，死了还搞封建迷信，大肆挥霍国家钱财，象话吗？”

几句没头没脑的话，把两位书记问得面面相觑。县委书记说：“桐叔，你歇歇气，慢慢说。”

“哼，这种事，你们还管不管？要不管，我向中央反映去！”

随行人员立即悄悄地向两位领导介绍了路上看到的一切。

地委书记劝慰他道：“你先消消气，我们一定查清楚这件事，严肃处理！”

李引桐这才缓下劲来，对两位领导劝茶、递烟，交谈起其它事情来。

也许这件事对他刺激太大了，好久好久，他只要碰到一位领导干部，就带着气愤诉说一通：“我们在国外死个人，丧事也是很简单的嘛。现在国内红白喜事都讲排场，互相比试，一个胜一个，我真不懂，这是搞共产主义还是封建主义？”

他的心里不只有爱，还有愤懑和怒火，这是对我们社会还存在的封建残余习气强烈的反感。我们从这气愤里，看到了他性格的另一个侧面——对丑恶的现象疾恶如仇。而他所以恨得这样重，也还是因为他爱得太深了的缘故。

四

一九八〇年五月，李引桐又从国外回到了家乡。

当他弯腰步下车门口的台阶时，随即从他身后蹦下来一位皮肤白皙的姑娘，她挽住了李引桐的胳膊。